

我乡我土

睡在伊滨的怀抱里

□ 许全义

五号小区彻底醒了，太阳已经出来，在高楼间浮沉，空气里似乎混入了一丝粉红。路边的车位好像永远是满的，路上的车蠕动着，人被小区从门口吐出来，好像都要横穿马路，电动车在人流、车流中穿梭，小摊贩推出了手推车，三两个老人坐在道沿上卖菜，脚上还带着田里的泥土，也不吆喝，枯坐如树墩。菜的叶子都支棱着，有露珠在滚动。两个城管制服俨然，表情沉静，肩上别着对讲机，一丝不苟地巡视、记录，却不去打扰摊贩。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在路边，后车厢盖开着，如同撅着的屁股，司机正从里边往外掏东西。

五号小区前东西向的主街并不长，有三家牛羊肉汤馆、四家小吃店、六家面馆、三家酒店、五家药店、五家快递站、四家理发店、两家五金水暖店，另外，美体中心、舞蹈班、手机店、母婴生活馆、汽修店……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每天每个门店都有人进出。

太阳已爬上楼顶。满世界的光亮，楼高万丈，欲倾东南，一派繁华。

走进一家水暖店，买了一根下水管。老板娘是个高挑利落的妇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宽脸，短发，显得很干净。她问我要什么，我说要下水管，她指了指靠里的一个塑料筐：“都在那筐里呢，你自己挑。”然后她回头对一个小伙子说：“铜丝你看要几米，自己量自己剪，然后扫码付款。”这时，她的儿子拿着作业本

跑过来，问：“‘难过’这个词咋造句？”妇人用手指弹了一下儿子的脑门：“真笨，这都不会，听着，‘妈妈每天都忙着做生意，日子很难过’。”说完，自己先哧的一声笑了，露出一排白齿。

装好水管回来，已经十二点了，太阳白花花，路上少有行人，小区南门口的左侧，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卖西瓜。这是他的根据地，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桃子下来了卖桃，西瓜下来了杀瓜，一辆奔马车，一侧车斗的箱板打开，一把大遮阳伞，一个木案几，他的衣服随时令改变，姿势似乎永远不变，坐一方小凳，两腿叉得开阔，摇一把蒲扇，也不怎么吆喝。不过，他的瓜果卖得很好，因为货好。

小区单元门前的车棚里，车永远是满的，但门洞前的车一到上午就都不见了，晚上才又齐齐聚来，一律头朝着门洞。

回家，吃饭，喝茶，睡觉，仲夏时光悠长，所幸都属于自己。空调嗡嗡开着，人呢？如处山谷，安静而凉爽。

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不知不觉间，日已西偏，醒来，伸个懒腰，唱一句“大梦谁先觉”，看阳光照在对面的玻璃窗上，如一团燃烧的火。

出门逛逛吧。

穿过小树林间的砖道时，一个年轻妈妈正用普通话对蹲在地上的孩子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说普通话，孩子们也说，正泰小学放学的时候，一群孩子叽叽喳喳的，声音如鸣佩环。

天色暗下来了，广场上人多起来，跳广场舞的，音响已经准备好了，就等舞者就位；一个爸爸拉着孩子滑轮滑，脚下彩灯闪烁；几个少年在练习篮球；也有推着手推车的妈妈，和一些坐在连廊长凳上纳凉的老人。一切都宁静、和谐。

夜晚的街道，迎来了喧嚣的高潮。

小区门口拥挤起来，辣条、臭豆腐、卤肉、糖葫芦……各色小吃香味杂陈，卖水果的电喇叭开着，一声接一声重复叫卖，卖鞋的，卖衣服的，卖土鸡蛋的……汽车小心地避让着行人，电动车却在人浪中疾速穿行，行人都有些匆忙，上了一天的班，此时是急着如鸟儿归巢般振翅了。路灯明亮着，洒下的光却柔和，空气中飘浮着各种声音，稀释了喧嚣带来的焦躁，平添了一份热闹之中的温情。

小吃店摆出了烧烤，围桌而坐的，两类人居多，一类是少男少女，他们无所顾忌地大声说笑；另一类多是中年人，平头、略胖，斜靠在椅背上，话不多，桌子上是满满的扎啤杯。

抬头看天，没有月亮，星星亮如钉盖。是月亮隐藏了自己，招来了这如炊烟般朦胧的暮色吗？有时候我会害怕，害怕这浓重而迷人的烟火会让我忘记曾经的故乡，忘记那如炊烟般笼于心头淡淡的乡愁。其实，有什么可怕的呢？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哪怕住进了不接地气的高楼，不还是在伊滨温暖的怀抱里？



山中小镇

翟学斌摄于万安山露营小镇

丝路花雨

山居帐篷笔记

□ 陈晓辉

只容一人弯腰进入的门，是寻常生活通向诗意世界的入口，容许人们远离日常，回到自然寻一回初心。

万安山上的帐篷是有声音的。每到黄昏，音乐响起，啤酒烧烤，三五同伴谈天说地。从国际形势聊到明日菜谱，从洛阳城的千年兴衰，到现在山村里的日新月异，有人兴致来了高歌一曲。哪怕到了深夜，人睡了，鸟睡了，月亮睡了，还有蟋蟀等各种小虫，不甘心甘白天的冷落，开起演唱会。

它们唧唧的鸣叫声，仿佛打开了人类连接自然的某种神秘通道，在这里，人睡得格外踏实。

万安山上的帐篷是有颜色的。绿草织成地毯，脚踏在上面，软绵绵、痒酥酥，心里却是安稳的。人不能一直走柏油路、水泥路，人需要踩在真实的土壤上，踏在青绿的草地上，让细嫩的草叶抚慰心灵。

更多的颜色没有颜色。透明的溪水，闪亮的星，它们的纯净璀璨，以最简单的方式，超越世间百媚千红。

万安山的帐篷是有故事的。据说一千多年前，“魏帝射鹿”，万安山上今有雕像，魏帝于马上弯弓搭箭，尽显帝王气势。想来他休息之时，帐篷内一定摆足了好酒好肉。又不知道曹植在送别白马王曹彪的路上，住的是是什么帐篷？

如今万安山上的帐篷，平凡百姓休闲娱乐，喝酒唱歌，数星观山景，演绎着繁华盛世的最新版本。正因为凡俗庸常，我们意识到帐篷生活的可贵，住过山中帐篷，我们终要回归山下的日常烟火。

帐中乾坤大，山里岁月长。面对瞬息万变紧张热闹的生活，我时常向往山中星光下，一顶小小的帐篷。

门路多挣钱，手里有钱，就有闲享受生活了。村里的垃圾有人清，街道很干净，还建了文化广场，看着心里就舒坦。没事的时候，唱唱歌，跳跳舞，踢踢球，比城里人也不差呀。

村干部说，村里的草莓种了三年了，最高每斤能卖到五十块。你住附近的超市转转，个头最大、颜色最红、吃着最甜最香的就是南宋村的草莓！还有单位订购呢，还在网上卖呢，顾客还能亲自来园里采摘呢。今年的草莓，能一直卖到明年五月，收入几十万不成问题。

能挣钱的，不只有草莓，还有太阳。光伏发电是村里的集体经济项目，一不污染环境；二省钱，后期基本不用再投资；三省事，每年只用清洗一次。安装完毕之后，只要有太阳，它们就能大把大把地往回挣银子了，一年大约能挣十万块。村里等收回投资，就能给村民分红了。

离别时走过村口，我又看见禹宿谷堆。朋友说，也有人认为它其实是汉魏时期秦天时的圜丘遗址；冬至那天，皇帝率领百官来这里祭天，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百姓生活富足。祭天有用吗？至少，南宋村用自己的经历说明，它还不如实干有效。

时值冬季，我却不觉得寒冷，村民脸上的笑容，让我如沐春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仿佛看见，南宋村的春天已经提前来到。

伊滨征文获奖名单公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伊滨区经开区（示范区）融媒体中心主办了“颂百年风华 砺百年初心”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共收到来稿百余篇，经评委认真审读评选，共评出获奖作品18篇，其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奖5篇、优秀奖10篇。感谢各位文友对本次征文大赛的支持。本版将陆续编发征文，讲好伊滨故事，传播伊滨声音！

获奖名单

(奖项内排名不分先后,按投稿时间排列)

一等奖	
《伊滨笔记》	许全义
二等奖	
《万安山高伊水长》 《苇园山村话今昔》	冯清利 庄 学
三等奖	
《向阳而生》 《李二爷的菜地》 《瓦屋 平房 楼房》 《舜帝的新职业》 《山居帐篷笔记》	贾红松 高世祺 苗君甫 徐礼军 陈晓辉
优秀奖	
《回家的路》 《故乡的梦》 《老坛不酸了》 《门岗小高》 《三棵马尾松》 《亲爱的，咱去伊滨安居吧》 《伊滨抒怀》 《春天，我来过这里》 《南宋村的春天》 《马寨的墙》	李荣荣 胡序宏 陈俊峰 王红强 杨群灿 邓世太 杨建乐 杨 杨 范利娟 马金丽

我乡风物

马寨的墙

□ 马金丽

对马寨的怦然心动，缘于村里的墙。

一色的黄土墙拙朴温暖，是村庄的本色。初冬的暖阳把两棵梧桐的身姿投影在土墙上，形似一对拥抱的恋人；常青藤圆润饱满的叶片在土墙上重叠摇摆，灵动隽永。探访村庄的人围过来，拍照称赞。诗人说，这是太阳在墙壁上作画。

黄土墙上画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马寨村墙面的灵魂。班固的《奔旨》，马融的《围棋赋》，张华的《博物志》都被书写在土墙上，这些特殊名片让马寨和其他村庄有了不一样的书香气韵。夏天，草地上鼓起蒙古包，围棋手在比武场上斗智斗勇，千古无同局的赛场，让博弈双方从黑白世界的棋逢对手神交成万安山顶的酒逢知己，马寨村因棋而名。

马寨土墙上的王氏、刘氏、朱氏、张氏、郭氏等家训排列有序，各家各户门楣上悬挂自家的家风家训：勤俭为本，忠厚传家；家风正则万事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村民遵守这些民俗家风，是家风家训的守护传承者。

朱氏祠堂北墙上横贯着几处枪眼，这面墙成为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载体，它是马寨人心中的伤。

村中老人亲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两轮血腥轰炸，日军机枪下百姓尸骨未寒，又遭国民党的铁蹄践踏。这个流血的村庄啊，苦难而悲怆。枪眼，是马寨受伤的铁证，它们像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喷射出仇恨的火焰！化作历史风烟的伏波将军马援，若见当年血腥，定会策马奔腾，拔剑厮杀！

画家老师坐在一处小院内，看着墙面的各种影象，就有了请它们入画的冲动。画布上，静谧祥和的村庄变成了一幅素描。老树枝桠伸向苍穹，蓝天映衬下的枯枝，比枝繁叶茂更有一种苍凉之美，枝桠间跳跃的喜鹊追逐色泽泽丰满的柿子，嘟噜成串的玉米悬挂在树枝上，被风儿推送着荡秋千，墙角菜畦里，菊花倒伏，萝卜伸出半个肩头借给花儿小憩，黄狗横卧在花丛中，有点滑稽的浪漫，溜达鸡终日勤锄，刨刨扒扒寻食野味儿，一群麻雀呼啦啦上蹿下跳瘦身操……乡村动态景象幻化成画家笔下静态图景，细腻的笔触和艺术再现使我感受到久违的美，看了就有一种幸福感，很治愈。这些安居时代的老邻居，静静地晒暖吹风，和村里人一道享受这现世安稳。

一群人围着画家拍照。村长问，老师从哪过来？

“师范学院，听说马寨古村落很美，就来了。”画家笑笑，继续描摹他的水粉明黄。

画家来写生，诗人来找灵感，也有游子靠在他乡的老墙回望遥远的故乡。你若来，就栖息在东望居吧。东望居门墙菜园，也别具一格。朱色旧窗垒嵌在青砖之间，园里的菜蔬透过那扇小窗呼吸乡野自由的风，入肌入理，变成人们舌尖上的甘酣。

一扇玻璃窗成了东望居院墙的眼，落坐院内窗下，品味诗酒花茶，依依东望，望水泉石窟，与众佛普度众生；望万安山脉，与伏波将军布局战事，与马融博弈围棋，与范仲淹同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司马光安居独乐园编纂《资治通鉴》。想问问先辈，千百年后万安山脚下的村庄，是否他们当年展望和期待的模样？

村头一块田地里，被隔成若干个小方块，我拍给朋友猜，她怎么也猜不到用途。蓝天作背景，大地为盘，马寨人要在这苍穹之下方格之间星罗棋布一盘新时代的棋盘。在子圆方方的黑白世界，攻守中和之道，断处逢生，成为段位高手。

马寨的墙是一部村庄的史诗，是一种彻骨之痛，是历史的承载；是一种文明的抵达，呈现出淳朴的民风，良好的家风；是一曲新时代的田园牧歌，焕发着新农村建设的新气象，村民们正在这面墙上幸福地书写新的村史。

诗 作

□ 卫宏胤

烟岭广场薄暮

原村秋草谢芳菲，野戍肩锄缓缓归，
崖上轻风小亭晚，树头啼鸟望斜晖。

散 学

道畔灯高照影长，秋风淡淡柳枝凉。
今宵归处且欣幸，一日争堪费时光。

乡村新貌

南宋村的春天

□ 范利娟

天蓝，风暖，冬日阳光灿烂。我和朋友坐在万安山顶上，山下缭绕着轻烟薄雾。朋友说，看，那就是禹宿谷堆。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隐约看见一个小山丘。为啥叫禹宿谷堆？老一辈人说，大禹治水时，在那上边住过。

我们去南宋村。南宋村跟历史上的南宋没关系，叫这个名字，就因为村里大部分人姓宋，村子又在禹宿谷堆南边。果然，我在村外又看见了禹宿谷堆。它孤立在田野里，周围没啥能跟它比高。

我们来南宋村是为了参观草莓园。十几座银色的大棚整齐排列在黄土地上，棚子里，一畦畦草莓长势旺盛。绿色的枝叶间，开着白色的花，蜜蜂嗡嗡采蜜。成熟的草莓，悬在叶下，垂在垄边，娇艳欲滴。

我们来得巧，正遇上今年第一茬草莓成熟。轻轻摘下一颗草莓，托于掌上，迎着阳光仔细观察，晶莹剔透，吹弹可破。

咬开外皮，果肉水分充盈，甜中微含酸味，细品，还有淡淡的奶香。这样的草莓，让人吃了一颗就想下一颗。

一个中年妇女站在棚边，问我们要不要买些草莓带回去，她好去摘。她中等个子，一张黑里透红的脸，皮肤粗糙。在园子里干活的，都是像她一样的妇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摘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一大早运到超市里的草莓都是最新鲜的。

采摘季，她们每天要干八到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剩下的时间，还要干其他的活，比如给草莓浇水——多年前，村里就打了深水井，建了提灌站，吃水不用愁，浇地也不用愁了。活儿很累，但是谁挣钱不累呢？在家门口上班，能照顾到老人孩子，已经很不错了。

家里的男劳力，一般都外出打工了，比如去附近的万安山公园，工资更高些。现在不像从前，仅仅吃饱穿暖就行，想得